



前漢書卷五十九

漢書卷五十九

臺

令

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湯傳第二十九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

師古曰稱為兒者言

其尚幼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

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

師古曰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逮赴對也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

口辭也訊考問也鞠窮也謂窮覈之也訊音信并取鼠與肉具獄

磔堂下

師古曰具為治獄之文處正其罪而磔鼠也○宋祁曰顏解具獄似失其意直謂成按耳于定

國杜緩兩傳已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九

小傳

一

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劉奉世曰傳非逮也若傳逮則不當先言掠治矣傳者傳囚辭也爰書者

蓋趙高作爰歷教學隸書時獄吏書體蓋用此故從俗呼為爰書也以此父使之書獄謂案牘耳非律令也

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陽侯為諸卿時師古曰嘗繫長

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湯給事

內史為審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師古曰大府丞相

勝也解在調茂陵尉師古曰調選也選以為治方中

蕭何傳日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

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言斥土如淳曰漢注陵方中用

地一項深十二丈師古曰蘇說非也古謂掘地為阬曰

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筭程課者猶以方計之非謂避

諱也武安侯為丞相師古曰徵湯為史薦補侍御史治陳

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

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已而

禹至少府湯為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師古曰事禹志

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人師古曰舞弄其始為小

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

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

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以道

心故云是時上方鄉文學師古曰鄉湯決大獄欲傳古

義師古曰傳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

亭疑法奏讞疑李奇曰亭亦平也師古曰亭均也調也

浙本疑字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

下有事字

乾隆四年校刊

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也師古曰著謂明書之也挈獄訟之要在也書於讞法挈令以為後式也挈

音口揚主之明師古曰言此自天子下有司奏事即譴湯摧謝蘇林曰深自挫按也師古曰

若上有責即摧折而謝也鄉上意所便師古曰謂如

也鄉讀曰嚮必引正監掾史賢者固為臣議如此師古曰

上之責臣臣弗用愚抵此蘇林曰坐不用諸掾語故

此衍字耳罪常釋臣瓚曰謂間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

妄斷之間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其欲薦吏揚

知為此奏廼監掾史某所為師古曰間謂

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臯予監吏深

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劉攽曰吏所治

即豪必舞文巧詆師古曰詆誣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

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先見上口

皆見原釋也如淳曰雖文書按察致下戶之罪湯以先

口解之矣上以湯言輒裁察之輕其罪也師古曰李如

二說皆非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

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為此人

希恩宥也於是上得湯言往往釋其人臯非未奏

之前口豫言也宋祁曰注文希字下當添幸字湯至

於大吏內行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

昆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造請諸公

不避寒暑師古曰造至詣也請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

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

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

乾隆四年校刊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

三

親幸出入禁闈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

以為功多此類繇是益尊任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御史大夫會

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

給縣官師古曰印音牛向反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

銖錢籠天下鹽鐵師古曰籠羅其事皆令利入官排富商大賈出告緡

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師古曰輔助也

不公也師古曰助法言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旡師古曰旡既多至於日晚也論事

旡師古曰旡旡音天子忘食丞相取克位師古曰但克其位而已無所造

也師古曰旡旡音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

其利姦吏並侵漁師古曰並且也於是痛

繩以鼻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

舍視其隆貴如此宋祁曰南本浙本其字下並有病字匈奴求和親羣

臣議前師古曰於上前議也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

兵凶器未易數動師古曰言難可屢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

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

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騷然擾動之貌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

帝往來東宮間師古曰謂諮謀於太后也天下寒心數月師古曰懼於兵難也

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師古曰訖景帝之事天下富

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大困貧由是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九

列傳

四

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
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
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詐忠

○宋祁曰浙本此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
句詳字上有為字

使虜入盜乎師古曰博士之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

能復曰居一鄣間師古曰鄣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
城因置吏士而為鄣蔽以扞寇也鄣

音之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自曰能
辯而辭窮當下吏也

迺遣山乘鄣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

後羣臣震讐師古曰震動也讐失湯客田甲雖賈人有

賢操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始湯為小吏與錢通師古
志行也操音千到反

小吏之時與田甲為錢財之交及為大吏而甲所責湯行義有烈士之

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

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

為地服虔曰薦藉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
藉已在內臺中文書有可用傷湯者因會致之不

能為湯作道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蘇說

是也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為作道地

也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大雅雲漢之詩曰饑饉薦

臻字亦如此○劉奉世曰薦數猶言簡閱數音色主反

薦如字其訓舉計數從中文事也太史公作悉數從中

文書蓋其時文盡閱數從中所下文書或受詔如此其
間事有可以傷湯者文以前隙亦不能湯有所愛史魯
與之為地然文似本無意造事中之也

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曰飛變猶
言急變也○劉

奉世曰飛變謂如飛語無姓名上變者

故上問從迹安起而湯云殆文故人也

事下湯湯治論

乾隆四年校刊

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師古曰從讀曰

蹤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師古曰始近也謁居病臥閭里

主人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

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

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

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

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獄官無導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

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湯亦宋祁曰注文獄官無導景祐本作導官無獄

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陽不省師古曰謁省視也

居弟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李文

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

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丞相青

翟朝與湯約俱謝師古曰將入朝之時為此要約至前師古曰至天子之前湯念

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與讀

曰豫無與謂不干其事也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

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

陷之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始長史朱買臣此云三者蓋以守者非正負也

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

長應邵曰短長術與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為短歸此為長戰

國策名短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師古曰言舊在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九 列傳

湯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師古曰謂湯數行丞相

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

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

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李奇曰左證左也

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曰湯且欲為請奏信輒先知之

取其左右者考問也謂儲也及它姦事事辭頗聞師古曰

居物致富與湯分之謂儲也及它姦事事辭頗聞師古曰

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師古曰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

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師古曰對使使

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簿悉責也湯具自

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師古曰讓亦責

也君何不知分也師古曰分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

師古曰幾今人言君皆有狀○宋祁曰南本天子重致

君獄猶難也欲令君自為計師古曰言何多以對為

下幸致三公宋祁曰越本無以塞責然謀陷

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

得奉賜師古曰奉無它贏昆弟諸子欲厚葬湯

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師古曰被加何厚

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九

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

稍進其子安世音史子大司馬音史惡言而音史復音史回音史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曰於尚書

中給事也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

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具作其事

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

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

師古曰篤厚也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

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

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

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

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富平侯明年

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

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

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

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

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

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

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

褒有德以懷萬方師古曰懷來也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

尊榮天下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

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

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

藩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毋空大位以塞爭權

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

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

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

車騎將軍安世

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

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

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

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

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

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

師古曰事未施行而遽言之故曰先

也事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

全老臣之命

師古曰財與裁同

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

誰可者

師古曰言君尚不可更誰可也

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

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

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

為右將軍上亦以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

尊加之而實奪其眾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

心畏忌已內憂矣

師古曰忌者戒盈滿之禍

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

婦

師古曰女孫即今所謂孫女也

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

師古曰形見也

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竊恐

日甯也師古曰甯也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師古曰明也聞

也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日以病而移居

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

與議也師古曰與讀曰豫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

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日告

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宋祁曰南本浙本並云豈有私邪謝絕勿復為通有郎功高不

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

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

陽距之而實令其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師古曰

已有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

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修而

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師古曰遠離也音于

萬反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

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師古曰反讀曰翻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

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汗衣冠告署適奴

師古曰適讀曰適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

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

上閱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

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

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

乾隆四年校刊

以全因呼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
 為蠶室耳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
 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
 孫數有徵怪師古曰徵證也語在宣紀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
 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
 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
 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
 二百家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師古曰蚤古早字
 子安世小男彭祖師古曰言養以為子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
 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

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
 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庭令張賀
 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師古曰處安也音昌汝反居家西鬪
 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
 時故掖庭令張賀輔道朕躬師古曰道讀曰導修文學經術恩
 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
 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諡曰陽
 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
 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
 祿○宋祁曰浙本作辭祿不受詔都內別減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乾隆四年校刊

文穎曰都內主臧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簿也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

然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也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

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師古曰殖生也

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

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

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

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言意所不及者即

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師古曰感以問君也

薄朕忘故蘇林曰本望君重於此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薄猶嫌也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

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

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續漢書云彫朱輪輿不巾不蓋

蓄矛戟幢也麾輿介士謂甲士也蓄插也鞞皮篋盛弩也蓄音側事反鞞音服○宋祁

日注文幢也別本浙本並無也字諡曰敬侯賜塋杜東

師古曰塋冢地也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

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

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

以為有讓迺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

薨諡曰愛侯子勃嗣為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

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獻丞主貢獻物也湯有罪勃

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師古曰以其所舉不

也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

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為我戒豈不厚哉師古曰桑桑弘

言以驕奢致禍也且死分施宗族故舊師古曰言將死之薄葬

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文穎曰成帝姊也臣瓚曰敬武

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嫂何以取妹薨子放嗣鴻嘉

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

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師古曰供

張音竹亮反賜甲第克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

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服虔曰私官兩宮使者冠蓋不

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

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為微行出游北

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師古曰柞與柞同鬪雞走馬長安中積

數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

動作不節甚以過放師古曰以放為罪過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

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師古曰薛宣翟方進奏放驕蹇

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

捕賊劉德曰謂詔捕罪人有名者也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

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

景武強求不得孟康曰音監監主樂人也姓景名武使奴康等之其家賊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九 列傳

三

傷三人又以縣官事怨樂府游徼師古曰樂府之游徼名莽而使

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

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犇走伏匿師古曰犇古奔

字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

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

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幸得

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為臣不忠

首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為首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師古曰悖乖也音布

內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

請免放歸國以銷眾邪之萌厭海內之心師古曰萌始生者也厭滿

也音一上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左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

徵入侍中太后以放為言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永始

元延間比年日蝕師古曰比頻也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絕

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為河

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

遣之後復徵放為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

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

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

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

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

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
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
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
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
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脩明
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
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張湯本居
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服虔曰隨所事
帝徙處其陵也凡三徙復
還杜陵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

闕焉

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
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

歆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
通強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漢興

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
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
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尉其治大抵放張湯

師古曰大抵大歸也音甫往反

而善候司

師古

日觀望天子意

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

孟康曰擠音躋師古曰擠墜也

上所欲

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

師古曰見顯也

客有謂周曰君為

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

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師古曰循因也順也○宋祁曰

浙本無法字

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

師古曰言不當然也

周曰三尺安出哉

師古曰安猶焉也

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

是疏為令

師古曰著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

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

師古

日各當其時而為是也

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

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

如淳曰郡吏太守也

文穎曰大府公府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

歸廷尉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

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

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

師古曰往赴對

也吏因責如章告劾

師古曰皆令服罪如所告劾之本

不服以掠笞定

之師古曰定其辭令服也

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

赦十餘歲而相告言

師古曰更歷也其罪或非赦例故不得除而久逃亡不出至于十餘

歲猶相告言由周用法深刻故也更音工衡反

大氏盡詆以不道以上

師古曰氏讀與

抵同抵歸也詆誣也並音丁禮反

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

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追考問者六七萬人也

吏所增加十有餘萬

師古曰吏又於此外以文致之更增加也

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

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

始周為廷史有一馬

師古曰廷史也

及久任事列三公而

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巨萬矣

師古曰訾與貲同

治皆酷暴

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

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

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營軍司空軍

中司空各二人○宋祁曰空字下疑有今字

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能以

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

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

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日以病而移居以

語延年延能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

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

師古曰首謂初首先發之

有忠節由是擢

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

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

師古

曰姓侯史名吳

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

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

師古曰交雜同共治之也

皆以為桑遷坐

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廼匿為隨者也

孟康曰言

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

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

師古曰重覈其

事也○宋祁曰江南本後字下有使字

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

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

師古曰首匿者

言身為謀首而藏匿人也他皆類此

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

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師古曰少府徐仁即丞相縱放也

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

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于法律之中吳當

得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

眾議光於是以前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張晏

日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為其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遂

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宋祁曰注文疾一本作侯

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

光爭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

深師古曰詆誣也次下亦同又丞相素無所持而為好言於下盡

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至擅召中二千

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

師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為故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

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師古曰峻謂峭刻也今丞相所議又獄事

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眾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

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為

重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

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

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

軍光言年歲比不登師古曰類也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

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師古曰言儉約寬和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六十一 列傳

則豐年當應也說讀日悅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

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

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否則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御

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

致之於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

罪法也言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上書言事者其章或下昭帝

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

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

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會

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

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

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

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

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

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

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

似姓使功臣侯表乃云便樂成三者不同尋史皆封侯

益土延年為人安和備於諸事師古曰言久典朝政上

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

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

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師古曰傳言延年

年身不犯法但丞相致之于罪耳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

拜為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師古曰

曰比于諸郡上以璽書讓延年師古曰讓責也延年乃選用良

吏捕繫豪強劉奉世曰繫當作擊字之誤也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

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

名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

位坐臥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

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

金百斤酒宋祁曰浙本酒字上有牛字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

安車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曰公列侯安車朱斑輪倚鹿較伏

熊軾阜蓋倚鹿較者畫立鹿于車之前兩藩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為伏熊之形也後數月薨

諡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為郎本始中以校尉從蒲類將

軍擊匈奴文穎曰趙充國也臣瓚曰征蒲類海故以為名還為諫大夫遷上谷

都尉鴈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治諸陵

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師古曰獄案已具官當論決之故封上

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即位穀貴民流元光中宋祁曰元光當從

南浙本西羗反緩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

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

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師古曰盲目無見也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盲目無見也

也今俗乃以兩目無見者始為盲語移轉也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

姓字師古曰益字子夏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

子夏以相別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也欽惡以疾見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廼為小冠高廣財二寸師古曰財與纜同古通用字由是京師更謂

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

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

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將軍軍武庫令職

閒無事欽所好也師古曰閒讀日閑一本無軍字諸本皆有子謂當存軍

字是大將軍之軍武庫也欽為人深博有謀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

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

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

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以刺今之奢也必鄉舉求窈窕

不問華色師古曰鄉舉者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窈幽閑也窈音一了反窈音徒了反所以

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師古曰媵

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姪已之女弟則謂之娣塞絕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肩

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

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

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究竟也書云或四三年師古曰周書亡

乾隆四年校刊

逸篇曰惟湛樂之從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言失欲

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佚佚與逸同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

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

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俅異態後俅異態則正后自疑

而支庶有間適之心師古曰間代也音居覓反適讀曰嫡次下亦同是以晉獻

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師古曰蒙亦被也今聖主富於

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未親后妃之議

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

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師古曰惟

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為萬代法也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小卞之作可為

寒心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也臣瓚曰小卞之詩太子之傳作也哀太

子之放逐愍周室之大壞也師古曰唯將軍常以為憂鳳

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言師古曰重詩音直用反

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殷之所監見其事不遠近

在夏后氏之時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師古曰可不

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

留意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

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饗國長久

師古曰宗宣之義韋說是也近屬者謂禍敗曷常不由漢家之事耳屬猶言甫爾也音之欲反

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

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

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

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

無厭天下將蒙化

師古曰蒙被也

陵夷而成俗也

○宋祁曰離字下疑有脫

文故詠淑女幾以配上

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故云然也淑善也幾

讀曰

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

師古曰作謂作詩也

夫君親壽尊國

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

理

師古曰今易無此文

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

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

鄭氏曰卒急也

師古曰卒音干忽反

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

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

政而不蚤定

師古曰蚤古早字

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

子之願念關雎之思

師古曰信讀曰申

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

明

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事權寵隆盛也始初清明天子新即位宜立法制

為漢家建

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遴

李奇曰遴難也

鳳不能

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

蘇林曰字

君力為同馬氏婦

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骨去後

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

放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

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

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

臣欽愚戇

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

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

臣聞日蝕地震

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

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師古

日解在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師古

陵也或臣子背君父宋祁曰江南本事雖不同其類

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

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師古曰刺戾關東諸侯無強大

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師古曰三垂殆為後宮師

日始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

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

相害而為患者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唯陛下

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

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

雖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師古曰解

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

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

退舍張晏曰宋景公熒惑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于大

舍景公享延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

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

不遠求之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

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師古曰親二宮之饗膳韋

日二宮即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日熟食日饗具食日膳膳之言善也致昏晨之定省如

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

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之力

以從耳目師古曰殫匱皆盡也從讀日縱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師古日方

也正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

以師古日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論語稱周公謂魯公不使大臣怨乎不以用也不見用而

也怨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

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以奢泰持也師古日唯陛下為治也

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其夏

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師古日此殿在未央宮也策曰天

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止人之行何

先取人之術何以師古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古

日取經義以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師古日真正也不信

不貞萬物不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

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

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師古日恕仁也言以

仁愛為心內省已志施之于人也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泣

官不敬師古日泣臨也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

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師古日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言人能始終行孝而患不及道者

未之有也一說行孝終始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

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子窮觀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劉攽曰當云近觀其所為主

注文舊有妄刊去之宋祁曰遠觀其所主師古曰所為主字下南本浙本並有主字

為援而自進也其所主為人之援而進也○宋祁曰注人為主越本作所為非是進也當作進之也

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之言也廋匿也言視人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取人之術察人之所樂則可知其善惡無所匿其情也

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

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師古曰長謂崇貴之也表明也孔子

曰惡紫之奪朱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朱正色也紫間色之好者也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

以喻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傾惑者也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

則拂心逆指師古曰拂謂違戾也音佛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

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臣聞

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

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

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師古曰匹婦一婦人也○宋祁曰說別本浙本作謀

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師古曰從讀曰縱不縱心于所欲也此則眾

庶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

何足備言師古曰如此則細故萬端不足憂也欽以前事病賜帛罷後為

議郎復以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

慮之師古曰慮計也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師古曰王

駿王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世即成帝時塞河堤者也○宋祁曰一本只云王延無世字注同子據成紀校尉王延世塞决河是歲改河平元年此本是劉奉世曰治河者王延世或者此脫一世字歟

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填撫四

夷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

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

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

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魏冉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莫偃伏

之愛師古曰言昭王幼小旦夕偃伏戲弄于舅之旁側也心不介然有閒然范睢

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信任開一朝之說而穰

侯就封文穎曰范睢為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師古曰武安侯

謂田蚡也退謂請考工地益宅上怒乃退之也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

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師古曰由從也損

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睢之徒得聞其說師古曰日間

音居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

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悟召見

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

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師古

日倚音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

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

刻已自責至誠動眾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

執進退之分絜其去就之節者耳師古曰無屬無親屬于上也分音扶問反

字或作介介隔也其義兩通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

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

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鄧展曰詩言仲山甫祖齊

者言銜命往治齊城郭也而韓詩以為封于齊悞耳晉灼曰韓詩悞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也師古曰韓

詩既有明文而欽引以為喻則是其義非謬而與今說詩者不同鄧晉諸人雖曰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咎韓

也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况將軍之於主上

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

師古曰言衆人之意皆不如也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

不遣師古曰南本浙本意並作息書稱公母困我師古曰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公詞也言公必

須留此毋得遂去而令我困唯將軍不為四國流言自蓋成帝與鳳詔書引此言之

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尙書劾奏京兆

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衆庶寃之以譏朝

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

章素好言事以為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

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

况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也如

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也一日下有諫爭之

言上引而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宋祁曰

事二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

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
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師古曰將

助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友屬○宋祁曰友至疑當作支

二千石者且十人欽兄緩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成

帝時乃薨子業嗣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

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

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

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

狀子出關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願勿復用前事相侵

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蘇林曰長與許后書也語在外戚傳下雒陽獄

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坐屬請為不敬

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

厚更相稱薦師古曰更音工衡反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障塞

前過不為陛下廣持平例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方進獨不坐是不平也又無

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師古曰信讀曰僻報睚眦怨

師古曰睚音厓睚舉眼也眦即眦字謂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即報之也一說睚音五懈反眦音仕懈反睚眦

瞋目貌也兩義並通他皆類此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

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

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

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

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爲中丞時方進爲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

史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名隆宏奏隆前奉使欺謾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

反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爲京兆尹時

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

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姦利請案驗

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爲丞相卽時

詆欺奏免咸師古曰詆誣也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衆人皆

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

商被病殘人服虔曰殘癯也皆但以附從方進常獲尊官丹前

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爲國求福幾獲大利師古曰

日幾讀日冀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

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

是背經術惑左道也師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

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

厚排擠英俊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師古曰

日縱橫欲以熏轅天下師古曰熏言熏灼之轅讀曰燎假借用字天下莫不

望風而靡師古曰靡猶弭自尙書近臣皆結舌杜口師古曰杜塞也骨

肉親屬莫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故股戰慄也威權泰盛而不忠信

非所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師古曰卒讀曰猝不以尉

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會

成帝崩哀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

髓之臣師古曰髓亦鯁字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

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

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

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譖愬故許后被加以非罪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誅破諸

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

氏師古曰兄紅陽侯立也姊淳于長母也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

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

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

即位謙讓未皇師古曰皇暇也孤獨特立莫可據杖權臣易世

意若探湯師古曰言重難之意若以手探熱湯也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

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師古曰言其希有也誠國家雄

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此人

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

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師古曰幾業音鉅依反

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

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

宏誤朝不道坐免為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

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為太常歲餘左

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

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

合浦業以前罷黜故見濶略師古曰濶略謂寬縱不問也憂恐發病

死業成帝初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

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諡曰荒侯傳子至孫絕初

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

俱有良子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繼世

立朝相與提衡如淳曰提衡猶言相提攜也臣瓚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師古曰瓚說也是也

至於建武杜氏爵乃獨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尚有張純為侯故言杜氏獨絕也

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功蕭曹張陳之屬也儒林

貢薛韋匡之輩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師古曰謂在周為唐杜氏也及欽

浮沈當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

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細

也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隄服虔曰抵

音紙隄音義謂罪敗而復抨彈之蘇秦書有此法師古曰抵擊也隄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隄音詭一說隄讀與戲同音許宜反戲亦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杜欽傳小亦之作可為寒心○按今詩作小弁與孟子同蓋卞弁二字古通用故師古音盤與陸氏毛詩音而義同大亦為寒心○按今詩作小弁與孟子合陽侯梁放○臣召南按漢代列侯具見于表此合陽侯梁放功臣恩澤三表不見何也師古亦無注及繼功臣絕世○臣召南按功臣表杜業納說云云於是成帝復紹蕭何是建議繼功臣絕世乃欽兄子業之事非欽事也表傳互異如此

前漢書卷六十考證

前漢書卷六十一

漢蘭

臺

令

史班大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張騫漢中人也

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人也○宋祁曰也字疑可刪

建

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

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也

氏音以其頭為飲器

韋昭曰飲器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

曰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榼晉云獸子皆非也榼榼卽今之偏榼

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獸子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

共擊之

師古曰無人援助也

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六十一

蘭臺令

一

更匈奴中

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衡反

廼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

氏與堂邑氏奴甘父

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

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劉攽曰奴甘父直是此人名號耳非謂堂邑氏之奴名甘父也按胡人名字多以奴為號又後言堂邑父益知其人名自氏堂邑名奴甘父也俱出隴

西徑匈奴

師古曰道由匈奴過

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日月氏

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

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

屬亡鄉月氏

師古曰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嚮

西走數十日

師古曰走趨也不知

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走音奏一日走謂奔走也讀如本字

至大宛大宛聞漢之

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

為匈奴所閉道脫亡唯王使人道送我

師古曰道讀曰導○宋祁曰越

本脫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

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

師古曰抵至也道讀曰導

康居傳致大

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

○宋祁云古本夫人

字下有太

既臣大夏而君之

師古曰以大夏為臣為之作君也

地肥饒

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

師古曰下遠音于萬

反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

曰李說非也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

喻要音一遙反

留歲餘還竝南山欲從羌中歸

師古曰竝音步浪反復為

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

俱亡歸漢拜騫大申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疆

力寬大信人師古曰疆力言堅忍於事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

窮急射禽獸給食師古曰給供也○宋祁云古本胡字上有故字初騫行時百

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

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宋祁云古本旁字下有有字具為

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師古曰土地之物也語皆在西域傳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臣瓚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服虔

曰布細布也師古曰邛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釋而蘇林乃言節間合而體離誤後學矣問安得此

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則

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即敬佛道者身毒國在大夏東南

○宋祁云注文天篤古本作天竺

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其下

亦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師古曰象大獸垂鼻長牙

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師古曰度計也大夏去漢萬二千里

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

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

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宋祁

云顏未注前古本宜作直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

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

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之

以利誘令入朝誠得而以義屬之師古曰謂不以兵革則廣地萬里重九

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廼令

因蜀犍為發間使數道竝出師古曰間使者求間隙而行出驄出苻

出徙邛出焚師古曰皆夷種名驄音尤苻音材各反徙音斯焚音蒲北反○宋祁云新本邛字上

有出皆各行天三千里其北方閉氏苻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

曰氏與苻二種也○南方閉嶠昆明師古曰嶠昆明亦皆夷種名也嶠音

先藥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

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

者或至焉服虔曰滇音顛滇馬出其國師古曰間出物謂私往市者於是漢以求大

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

以通大夏廼復事西南夷師古曰事謂經略通之專以為事也騫以校尉

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劉敞曰水草處宜有知

字宋祁云古本將軍下有數字淳化本無知字廼封騫為博望侯師古曰取其能廣博瞻望

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

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

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

山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而金城河西竝南山至鹽澤

空無匈奴師古曰竝音步浪反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

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

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

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師古曰祁連山以東敦煌以西大

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

傳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

服虔曰傳父如傳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翎侯鳥孫

官名也為昆莫作傳父也師古曰翎侯鳥孫大臣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翎侯之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非其人之字翎與翕同為求食還見狼乳之

師古曰以乳飲之

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

壯以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

奴所破西擊塞王

師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

耳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

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

略其眾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

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遠之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

今單

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

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遺公主為夫人結昆

弟其勢宜聽

師古曰言事事聽從於漢○劉敞曰遺字當作遣宋祁曰作遣是

則是斷

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

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

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

師古

日為騫之副道可便遣之旁國

○宋祁曰古本及浙本遣字下竝有一遣字

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

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

未能得其決語

在西域傳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

發譯道送騫

師古曰道讀曰導

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

謝

師古曰與騫相隨而來報謝天子

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

行歲餘騫卒後歲餘

○宋祁曰古本騫卒字下復騫卒二字

其所遣副使

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

晉灼曰其國人

於是西北國

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

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

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

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

以為質於外國

李奇曰質信也

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

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

鄧展曰發易書以下○宋祁曰古本作發易書

曰神馬

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

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

居以西

臣瓚曰令居縣名也屬金城築塞西至酒泉也師古曰令音零

初置酒泉郡以

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軒條支身毒國

李奇

曰軒音軒服虔曰犂軒張掖縣名也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以下五國皆西域胡也犂軒即大秦國也張掖驪

軒縣蓋取此國為名耳驪犂聲相近而天子好宛馬使軒讀與軒同李奇音是也服說非也

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

放博望侯時

師古曰操持也所齎持謂節及幣也放依也音甫往反

其後益習而

衰少焉

師古曰以其串習故不多發人

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

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師古曰道遠則還遲近則來疾

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越騫

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也

迺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師古曰文山皆復閉昆明

如淳曰為昆明所閉○宋祁曰越本無皆字為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

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自

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

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

請為使者即聽而遣之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為備眾遣之以

廣其道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竝許應募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

及使失指師古曰乖天子指意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師古曰

難必當更求充使也以激怒令贖師古曰令立復求使

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

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

使皆私縣官齎物師古曰言所齎官物欲賤市以私其

利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度漢兵遠不能至師古曰而禁其

食物以苦漢使師古曰令漢使之絕責怨至相攻擊樓

蘭姑師小國當空道師古曰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

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

利害師古曰言服之則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

遣從票侯破奴師古曰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

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鄯至玉門

乾隆四年校刊

有漢書卷之二十一

有漢書卷之二十一

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

以大鳥卵及犛牛眩人獻於漢應劭曰卵大如一二石

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為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為

夷狄偽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舊書乃知

世宗時犛牛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有

此事師古曰鳥卵如汲水之響耳無一二石也應說失

之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

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響音義○宋祁曰如只曰大鳥

則成一事當云大鳥及卵犛牛越本作黎軒者非又注

文響予按西戎鳥犛傳師古音響於龍反汲水瓶也今

雖與雍是一字同從瓦無容別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而

音義必無二音亦當云一音義

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臣瓚曰漢使采天子案

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

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

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師古曰視讀曰示大角氏師古

音丁禮反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聚都邑人

解在武紀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臧

觀音工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師古曰及加其眩者之工

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

去師古曰遞互來去前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

可誦以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

天子孟康曰少從不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從行之微

必成之計於天子而卒不果也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

出外國者為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

事見班固與弟仲升書進

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

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

乾隆四年校刊

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師古曰志懷美悅專事求之

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

宛國饒漢物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相與謀曰漢去我遠

而鹽水中數有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

煌西北惡磧者也數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

且往往而絕邑師古曰近道處無城郭之居也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

為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

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如淳

日罵詈也師古曰椎破金馬也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宛中貴人怒曰師古曰中貴人中臣

者之貴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

漢使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

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

嘗使泥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

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封其兄弟廼以李廣利為將

軍伐宛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

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殺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

以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

萬人以往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

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

乾隆四年校刊

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

則去比至郁成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士財有數千皆飢罷

師古曰財與才

同罷讀曰疲

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

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

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

師古曰十人之中一二二人得還

使使上書

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

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

師古曰益多也

天子聞之大怒使使

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

漢亡泥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

師古曰趙破奴後封公泥野侯泥音土角反

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致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

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

孫輪臺易苦漢使

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

為外國笑迺案言

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

師古曰案其罪而行罰

赦囚徒扞寇盜

如淳

曰放囚徒使其扞禦寇盜

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

敦煌六萬人

師古曰興發部署歲餘乃得行

負私從者不與

師古曰負私糧食及

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與讀曰豫

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

齎糧兵弩甚設

師古曰施張甚具也

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

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

下水空以穴其城

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從他道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

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敘其事也一日既徙其水不令於城

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

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而發天

下七科適師古曰適讀曰適七科解在武紀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乾飯音備

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而拜習

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為驅馬校尉

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宋祁曰古無後字

予謂後字當存為是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

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

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

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行謂

留止軍廢其行迺先至宛決其水原○宋祁曰古本作源移之則宛固已

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

馬殺漢使師古曰毋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

○宋祁曰不字下當有解字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

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

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

以王毋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

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

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

從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

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

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

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師古曰罷讀曰

疲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廼出其馬令漢自擇之

而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食讀曰飢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

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

名昧蔡為宛王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音本末之末蔡音千曷反與盟而罷

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為人多

道上國不能食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近道諸國也食讀曰飢分為數軍從南

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克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

城宋祁曰成城古本浙本作都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

負而輕之師古曰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人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

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師古

音走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

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

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

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師古曰言毒恨今生將卒失大事師古曰卒

讀曰欲殺莫適先擊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上邽騎士

趙弟拔劔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

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

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師古曰東旋軍東出諸所過小國聞

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

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

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眾師古曰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

也物故謂死也解具在景紀及蘇武傳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迺下

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

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

皆合約殺期門車令服虔曰危須國名也文穎曰漢使期門郎也車令姓名也中郎

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

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沂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

積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得天人之應也師古曰從由也沂逆流而上也言路由山險又沂河也沂

音士大夫徑度師古曰言無屯難也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

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者

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為光祿大夫上官

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黨太守師古曰哆音昌野反

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

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以適

過行者皆黜其勞師古曰適讀曰謫言以罪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敘功勞士卒賜

直四萬錢師古曰或以他財物克之故云直伐宛再反師古曰再反凡猶今言兩週

四歲而得罷焉後十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

出五原擊匈奴度邽居水

師古曰邽音質

兵敗降匈奴為單于

所殺語在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

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

所謂昆侖者乎

鄧展曰漢以窮河原於何見昆侖乎尚書曰道河積石是謂河原出於積石積

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昆侖也師古曰惡音烏

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

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

如淳曰放蕩迂闊不可信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苟悅誤以放為

效字因解為不效蓋失之矣

前漢書卷六十一

前漢書卷六十一考證

張騫傳居匈奴西○史記大宛傳作居匈奴中益寬

立其夫人為王○

臣名南

按史記作立其太子為王外

本國固時有女王然以下文推之似史記是

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通鑑考異曰史記西南夷傳

西曰元狩元年張騫使大夏來言通身毒國之利按年

表騫以元朔六年二月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

歸也或者元狩元年始令騫通身毒國疑不能明

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史記作居漢西南此漢

出字似不可省○史記作出轉出也

出驍出祚出徙邛出燹○史記作出驍出冉出徙出邛

大燹去夷萬二千里○西○

迺復事西南夷○胡三省曰元朔四年罷西夷元狩元

朔年復通○

西並南山至鹽澤○臣召南按鹽澤卽蒲昌海于闐及

去葱嶺二河之所匯也今名洛普池

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注師古曰祁連

立山以東敦煌以西○臣召南按西域傳日月氏遠去

東過大宛擊大夏而臣之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

前羌號小月氏然則本文祁連卽指酒泉張掖金城之

南山霍去病所奪者地在敦煌之東注當云祁連以

西敦煌以東也

騫卽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大夏下史記

有安息身毒于寘杆朶諸國

而漢使窮河源○此句下史記有河源出于寘五字

而鹽水中數有敗○胡三省曰裴矩西域記鹽水在西

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

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標驗由此

數有死亡○

李廣利傳故浩侯王恢○徐廣曰恢先受封二年坐使

李酒泉矯制國除

臣名南

按此王恢以擊破車師功封

浩侯與元光中設計馬邑以大行令為將軍下獄死

者不同此在後

烏孫輪臺易苦漢使○輪臺史記作侖頭並少書之此

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

臣名南

按外戚傳並不言

而左將軍桀從貳師伐宛有功則此搜粟都尉後為少

府者另是一人百官公卿表太初元年搜粟都尉上

書官桀為少府年老免即合此傳而師古注乃謂疑此

非上官桀表誤何哉左將軍上官桀與霍光同輔政

者在此人後姓名偶同耳

前漢書卷六十一考證

其守而為司馬氏
在周程伯休甫其
重黎之後世復
其守而為司馬氏
在周程伯休甫其
重黎之後世復
其守而為司馬氏
在周程伯休甫其
重黎之後世復

前漢書卷六十一考證

前漢書卷六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止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張晏曰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

為陰故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羲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瓚說非也據班氏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此為火正是也唐虞之際紹

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

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

當宣王時官失

其守而為司馬氏

師古曰失其職也

司馬氏世典周史

○宋祁曰

浙本此句無司馬氏三字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

難故司馬也晉中軍隨會犇魏如淳曰左氏傳晉僞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謀而還

時也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據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氏因入少梁則似

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為邑而司馬封畢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未詳遷之所說

氏入少梁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自司馬氏去周適晉

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張晏曰司馬喜

為中山相在趙者以傳劔論顯服虔曰世善劔也師古曰劔論劔術之論也論音來頓反

蒯瞶其後也如淳曰刺客傳之蒯瞶也師在秦者錯與

張儀爭論應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以當先伐蜀惠王從之起兵伐蜀取之

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音千各反

日為郡守錯孫蘄師古曰音祈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

蘄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王時趙括為將還而與之俱

賜死杜郵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葬於華池晉灼曰池名也在鄠

皇之時蒯瞶立孫卬為武信君將而狗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卽武

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曰趙將司馬卬是知為武臣之將也○劉攽曰此言當始皇時為武信

君將則武信也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師古曰項羽封卬為殷王漢之

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毋懌師古曰懌弋赤反毋

懌為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曰長

安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門地名在夏陽西北而東去華池三里喜生談談為太史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六十一 及傳

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

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

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

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師

古曰談為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說非也

○劉攽曰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布在諸侯國其位上

士皆在諸侯之卿上秦亦有之故漢儀注所謂太史公

在丞相上謂此也衛宏所說亦不可謂之全非宋祁曰

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

故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

上安得有此言邪百官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師古曰

表不著其官信其非也師古曰何字叔元習道論於黃

志所云方受易於楊何師古曰見儒林傳黃生與太史公仕

子師古曰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太史公仕

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諄師古曰諄

師法惑於所見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宋祁

諄音布內反

無日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 張晏曰大傳 夫陰

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

省不省耳 師古曰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但學 嘗竊觀

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 李奇曰陰陽

官是其枝葉也師 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

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

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師古曰易變也 墨者儉而

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 師古曰言 然其彊本節用不

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

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名家者

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六十一 列傳

三

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

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師古曰澹古瞻字其為術也因陰

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撮總取也音干活反與

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

小而功多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干高反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

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師古

曰佚樂也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

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美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嚴君平曰拆關破捷使姦者自止服說

是也師古曰二義並通捷其偃黜聰明如淳曰不尚賢反然今書本字皆作健字也黜聰明絕聖棄知也晉

灼曰嚴君平曰黜聰弃明倚依太素反本釋此而任術歸真則理得而海內鈞也師古曰黜廢也

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師古曰蚤古早字欲與

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

節各有教令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謂月令也

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

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師古曰弗順經常法弗順

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

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

當年不能究其禮師古曰究盡也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

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

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

茨不翦採椽不斲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採柞木也

菜飯土簋獸土刑師古曰簋所以盛飯也刑以盛羹也

反簋音軌獸尺悅反糲梁之食服虔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辣師古曰食飯也

糲注同越本糲音賴藜藿之美蓬也藿豆葉也夏日葛

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

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宋

越本共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

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師古曰給亦足也人家皆得足也

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

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

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

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名家苛察繳

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公鳥反使人不得反其意剽決於名時

失人情師古曰剽讀與專同又音章免反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

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也此不可不察

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師古曰無為者守靜一也無不為者功利大也其實

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言指趣幽遠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

用師古曰任自然也無成執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

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

物與舍師古曰興起也舍廢也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機巧

之心也但師古曰言因百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姓之心以為教

但執其綱而巳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

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李奇曰聲則名

反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師古曰

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師古曰元

混音胡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師古曰凡人所生者神也

本反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

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

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

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皆言太史公

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

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耕牧河山之

陽師古曰河之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

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

疑舜墓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

侯之計因名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峯解在司馬相如傳

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牂柯湘北涉汶泗師古曰汶泗

理志汶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

音問也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師古曰蕃縣阮困蕃薛彭城師古曰蕃縣

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
印笮昆明師古曰笮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

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

地不得與從事師古曰與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

於河雒之間大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

也自前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子

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

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子死爾必為太史

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

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師古曰此

孔子說孝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

召之風師古曰召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

稷也師古曰爰日也發語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

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

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

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

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

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

史記石室金鑽之書如淳曰紬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

曹鑽與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

史記也受記張晏曰以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

各有所山川之祀故曰諸神受記孟康曰明堂班十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六十一

七

二月之政歷紀四時故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勾芒祝融之屬皆受瑞記遷因此而作師古曰張說是矣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

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

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師古曰攘古讓

字言當已述成先人之業何敢自謙當五百歲而讓之也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

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服虔曰周道廢孔

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

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師古曰是非謂本其得失以為

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師古曰時

大夫擅權故貶討之也貶退也討治也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

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師古曰與讀曰豫善善惡惡賢賢

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

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師古曰以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字一曰

長謂崇長之也音竹兩反下皆類此○宋祁曰淳化本作長於變化子準書記等語不當有化字傳者見注中

有化字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

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

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

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

道義師古曰道言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

萬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何乃

忽言減乎學者又為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尤疏謬矣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春秋乎其指

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

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師古曰

劉向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師古曰已故易曰差以豪

釐謬以千里師古曰今之易經及象象繫辭並無此語

也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師古

坤卦文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

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

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師古曰為人君父者○宋祁

無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師古曰蒙

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

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以不知

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夫不通禮義

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

犯師古曰為臣下所干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

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

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

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

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師古曰斷決也當一王之

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

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

否不通也師古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處戲至純厚作易

八卦師古曰處讀與伏同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

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

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

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師古曰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

劉攽曰言於穆清遂不成文理穆清天也澤流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止也海外殊俗

重譯款塞師古曰款叩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言也臣下

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師古曰力勤也且士賢能矣

而不用有國者耻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

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

述墮先人所言師古曰墮毀也謂不脩之也音火規反罪莫大焉余所謂

述故事整齊其世傳宋祁曰本無世字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

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纍

紲師古曰纍係也紲長繩也廼喟然而歎曰是余之臯

夫師古曰喟然歎息聲也音邱位反身虧不用矣退而

深惟曰師古曰惟思也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師古曰隱

憂也約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服虔曰武帝得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作

史記止於此也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
 記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師古曰遷序事
 盡太初故言至麟而止張說是也自黃帝始師古曰遷之書序衆篇各
 略而不載但取最後一首故此單目盡於六十九至惟
 漢繼五帝末流之後乃言第七十讀者不詳其意或於
 日中加云叙傳第七十此大妄矣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
 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本
 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本紀第十
 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
 二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年
 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
 書第三曆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
 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
 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師古曰召讀曰邵管蔡世家
 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
 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
 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韓世家第十五田
 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外
 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
 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

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

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所生遷謂同母者為

一宗故云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

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苴音子

閭反孫子吳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

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

樛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

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

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

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

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

列傳第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

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

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越

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第

三十二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田儋列傳第三十

四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傅靳蒯成侯列傳第三十八

師古曰蒯成侯周繇也蒯音普肯反又音陪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二十九季

布樂布列傳第四十爰盜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釋之
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
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
四十六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
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
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南越列傳
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
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
山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
十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

漢書卷六十一 列傳

三

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
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
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
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鑽
玉板圖籍散亂如淳曰玉版刻玉漢興蕭何次律令韓
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
進詩書往往間出師古曰彬彬文章貌自曹參薦蓋公
言黃老而賈誼朝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
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
師古曰纂讀與撰同
○宋祁曰纂當作纂
曰於戲師古曰於戲嘆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六十一 列傳

三

鳴虜今字或作烏呼音義皆同耳而俗之讀者隨字而別又曲為解釋云有吉凶美惡之殊是不通其大指也義例具在詩及尚書不可一二徧舉之

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師古

敬也日欽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

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

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師古

日並時則年歷差殊異代則難以明辨故作表也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

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

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眾星共輔弼繞北辰諸輻咸歸車轂若文武之臣尊輔天子也輔弼

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

俶儻不令己失時師古曰俶儻大節也俶吐歷反立功名於天下作七

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

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孟康曰藝音裸謂裳下懷襟李奇曰藝六藝也

師古曰李說是也藝古藝字。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

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師古曰藏於山者備亡失也其副貳本乃留京師也以埃

後聖君子第七十師古曰埃古侯字遷之自叙云爾師古曰自

其自叙之辭也自此以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後乃班氏作傳語耳

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

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斷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

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劉

奉世曰兵書即律 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

書蓋當時有爾 故人益州刺史任安 師古曰故人者言其舊交也 子遷書責以古賢

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任安字 曩者辱賜書教

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 師古曰懇懇至誠也

音 墾若望僕不相師用 師古曰望怨也 而流俗人之言 師古曰謂隨俗人之

言而流 移其志 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師古曰罷讀曰疲 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

念也尤過也 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 師古曰無誰語者言

無相可知心之 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 師古曰言無知已者設欲脩名

節立言行誰可為作之又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

鼓琴 師古曰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既

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

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時人無足復為鼓琴耳

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已容 師古曰說讀曰悅○宋祁曰浙本容字下有也

字 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 應劭曰由夷許由伯

夷也師古曰隨隨侯 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

點耳 師古曰點汗也 書辭宜荅 師古曰宜早荅 會從東上來 服虔曰從武帝還也

又迫賤事 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賤小者也師古曰謂所供職也孟說

是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 文穎曰卒言急也師古曰

卒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卒音干忽反○宋 今少卿抱

不測之罪 如淳曰平居時遷不肯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也師古曰不

測謂也。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迫也。如

淳日遷時，從上在鹵簿中。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

也。死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師古曰：懣煩悶也。曉告諭也。懣音滿。

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曰：謂任安恨不見報。請略陳固陋闕

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謂中間久不報也。○僕聞之修

身者，智之府也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

義之符也師古曰：符信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宋

浙本列字故禍莫憐於欲利師古曰：憐亦痛也。音干。敢反。悲莫痛於

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曰：詬，師古曰：詬，師古曰：詬，師古曰：詬。刑餘

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宋祁曰：越本無世字。所從來遠矣。昔

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商鞅因景

監見趙良，寒心應劭曰：景監，秦嬖人也。趙良，賢者。同子參乘，爰絲變

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關

於宦豎○宋祁曰：浙本有字。莫不傷氣，况忼慨之士乎師古曰：忼，

音口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師古曰：言

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古曰：言侍從天子

之車所以自惟師古曰：惟，思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師古曰：有

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

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

乾隆四年校刊

塞旗之功師古曰塞拔也取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

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

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

列韋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臣瓚曰漢太史令陪

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

之隸在闕茸之中師古曰闕茸猥賤也闕下也茸細毛

廼欲印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印讀曰仰不亦輕朝

廷羞當世之士邪師古曰羞辱也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宋

祁曰越本尚何言哉無復句余按太史公語多重復此自一體不可削也尚何言哉且事本

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

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

技出入周衛之中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僕以為戴

盆何以望天如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

人事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未論造書也如說失之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

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

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

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趣所嚮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接殷勤

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

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常思奮不顧身以

狗國家之急師古曰狗從也營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蓄僕以

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

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

而媒孽其短臣瓚曰媒謂邁合會之孽謂為生其罪也

一曰齊人謂也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麴孽之孽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

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李奇曰挑音詵

師古曰音徒了反印億萬之師師古曰印讀曰仰漢軍北向匈奴南下北方地高故云然○劉

奉世曰匈奴乘高攻故曰印也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師古曰率計戰

士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虜救死扶傷不給師古曰給猶供也旃裘之君長

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能引弓者皆發之

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

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

沫血飲泣張空券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孟康曰沫音類李奇曰券弩弓

也師古曰沫古類字類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盥類冒

犯也首嚮也沫音呼內反字從午未之未券音丘權反

又音眷冒音莫克反首音式救反讀者乃以拳擊之權

大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

非是手拳也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

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

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師古曰料量也音聊見主上

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旨甘而與衆人分之共同其少多也能得人之死力雖

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

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當其破敗之罪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

亦足以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匈奴之兵也僕懷欲陳之而未有

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指意也欲以廣主上

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睚眦舉目皆也猶言顧瞻之頃也睚音厓眦

音才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

毀壞也音才汝反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拳拳忠謹之貌劉向傳作惓惓字

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師古曰卒終也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

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

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

孟康曰家世為將有名聲陵降而僕又茸以蠶室

而隕之也師古曰隕墜也音頽而僕又茸以蠶室蘇林曰茸次也若人相俾次師古曰此說非也茸音人勇反推也

蠶室乃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

劉奉世曰茸讀如闕茸之茸重為天下觀笑師古曰觀視之而笑也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

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

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

蟻何異師古曰螻螻蛄也螻蛄音樓而世又不與能死節

者比師古曰與許也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

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

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太上不辱

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

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師古曰箠

杖也音止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嬰繞也其次

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師古曰腐刑解在景紀傳曰

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

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師古曰穽掘地以陷獸也音才性反

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

不對定計於鮮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

肌膚受榜箠師古曰榜音彭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圜牆獄也周禮謂之圜土

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師古曰搶音干羊反視徒隸則心惕

息師古曰惕懼也息喘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

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師古曰強音其兩反且西伯伯也拘牖

里李斯相也具五刑師古曰說在刑法志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

曰高祖偽遊雲夢而信至陳上謁即見囚執械謂桎梏之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

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讀曰嚮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

請室師古曰伯讀曰霸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三木在頸及手足

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

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

字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

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六十一 刑傳

二

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師古曰夫人重難也

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師古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顧念親戚妻子迺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

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敢之人聞於分

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心知慕義則處處皆能勉勵也○宋祁曰越本勉作免非僕雖怯矣欲苟活師古曰奕柔弱也音人既反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

溺累繼之辱哉師古曰湛讀曰沈累音力追反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應劭曰揚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聳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晉灼

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

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宋左丘當作左丘孫子贗脚兵法脩列文穎曰孫子與龐涓學而為龐涓所

斷足師古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師古曰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詩三百篇大氏賢聖

發憤之所為作也師古曰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及如左丘

乾隆四年校刊

明無目○宋祁曰越本無明字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

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師古曰見胡電反僕竊不遜近自託

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

興壞之理師古曰稽計也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

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

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

其人通邑大都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

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

下未易居上流多謗議○宋祁曰上流上字景本越本並作下僕以口語

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止父

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

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每念

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

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

惑師古曰湛讀曰沉今少卿廼教以推賢進士無廼與僕之私

指謬乎師古曰指意也今雖欲自彫琢師古曰琢刻也音篆曼辭以自解

如淳曰曼美也師古曰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祇適也要之

死日然後是非廼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既死

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

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應劭曰以遷世為史官通於古

今也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宋祁曰越本無至字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

之師古曰纂與撰同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

其語不經師古曰非經典所說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

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

之傳師古曰輯與集同○宋祁曰舊本以字上有是字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

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

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宋祁曰注文當云與秦為七國

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

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

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師古曰撫拾也

音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如淳曰梧讀日迂相觸迂

也師古曰抵觸也梧相支拄不安也梧音悟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

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

人師古曰頗普我反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

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

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

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德曰俚鄙也如淳曰言雖質猶不如間里之

鄙言也師古曰劉說其文直其事核師古曰核堅實也不虛美不

隱善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

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

任安書自陳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師古曰

已志信不謬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其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

保其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豸民之詩以美宣王

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

人論古今不燬千禧間祺以懷矣又其景非與

支其不安也論古今不燬千禧間祺以懷矣又其景非與

亦其也論古今不燬千禧間祺以懷矣又其景非與

音之衣論古今不燬千禧間祺以懷矣又其景非與

前漢書卷六其真言秦萬籍矣至其采繇燕書

前漢書卷六十二考證

司馬遷傳晉中軍隨會奔魏注師古曰未詳遷之所說

○臣召南按奔魏史記作奔秦是也漢書本誤作魏

耳又按隨會奔秦時未為中軍將也史文以後官冠

其名

錯孫斬○斬史記作斬又昌生母澤史記作無澤

神形蚤衰○蚤衰史記作騷動又因物與舍史記作因

物與合

遷生龍門注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

北云云○臣召南按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故少梁

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卽遷所生之地師古
注所云其西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者也龍門山跨
河故注先言東岸耳秦州應作秦州唐武德元年於
輒隋汾陰縣置秦州二年徙治龍門此龍門縣在漢爲
帶河東皮氏縣地與夏陽隔河相望今日河津縣非遷
所生地在西岸者也

遷報之曰少卿足下○文選起句作太史公牛馬走司
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此篇字句與文選多異助語
辭亦多不同今但依漢書各本校正木信野之西
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臣召南按文選作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倒用字於而字下
甚順

俱居門下○文選注云謂同爲侍中官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臣召南按

呂覽爲不韋相秦日著故能懸之市門卽韓非書亦
在遊秦之前也此書大意言一人身雖遭難其所著
夫作已傳當世耳下文爲自己發憤著書比例故專引
孫臏邱明

且負下未易居○文選作負累之下未易居似較此文
爲明顯

爲肥山在... 且食不未是... 蘇觀祖肥

并日書當世耳下文爲自... 蘇觀祖肥

蘇觀祖肥

蘇觀祖肥

蘇觀祖肥

蘇觀祖肥

蘇觀祖肥

前漢書卷六十二考證

前漢書卷六十三

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

夫人生齊懷王閔師古曰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厲王

胥師古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諡李夫人生昌邑哀王

胥師古曰

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

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禱師古曰禱求子之神也解在枚臯傳使東方

朔枚臯作禱祝師古曰祝禱之祝辭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師古曰少壯者

言漸長大也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

博望苑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

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

三等師古曰娣音弟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相別也師古

日進者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

有隙師古曰充為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車行馳道上沒入車馬太子求充充不聽也恐上晏駕

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

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

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師古曰兩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

侯衛伉皆坐誅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

治巫蠱既知上意自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

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

師古曰說讀日悅贛音貢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

暑其泉宮師古曰避讀日避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在京師太子召問

少傅石德師古曰石慶子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

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

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

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也託詔命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

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吏也師

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為皇后吏及太子吏耳瓚說是也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

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韋昭曰始皇死趙高詐殺扶蘇而立胡亥也

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為使者收

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

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

閭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鄭氏曰長音長者如

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姪娥以下長御稱謝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具白皇后

發中廡車載射士師古曰中廡皇后車馬所在也出武庫兵發長樂宮

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廼斬充以狗炙胡巫上林中度服

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炙燒也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火炙之令毒痛耳

遂部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

言太子反以故眾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而

吏追捕不得也○宋祁曰不肯越本無肯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師古

曰計無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荀悅漢紀云令狐茂班史

不載其姓不知於何得也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

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廼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

廼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

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

而食諸師古曰論語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言父子昔

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師古曰中當也瞽叟

也中音孝已被謗伯奇放流師古曰孝已伯奇並已解於上骨肉至親

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

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師古曰適承萬世之業

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

之隸臣耳師古曰隸賤也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

皇太子師古曰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

鬲塞而不通師古曰鬲與隔同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

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

逃師古曰逋亡也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

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

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

變白作黑讒人構毀間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往者

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師古曰充陛

下不省察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為發盛怒舉大兵

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

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師古曰忘亡也吳王殺之比

干盡仁而遺其身師古曰比干殷之賢臣以道忠臣竭

誠不顧鈇鉞之誅師古曰鈇鉞所以斫人以陳其愚志在

匡君安社稷也師古曰匡正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師古曰小雅巷伯之詩也言譖讒之人誠可疾惡願投與猛獸食之畀音必寐反唯陛下寬心

慰意少察所親師古曰父子之親也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

兵無令太子久亡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臣不勝惓惓師古曰惓惓讀曰拳解

在劉向傳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

之亡也東至湖師古曰湖縣名今號州闕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臧匿泉鳩里

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闕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戾太子冢冢在澗東也主人家貧常賣屨

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師古曰贍音大各反即

足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

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

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

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

其封李壽為邢侯韋昭曰邢在河內師古曰邢音于張富昌為

題侯孟康曰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久之巫蠱事

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

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

孟康曰橫音光師古曰即橫門渭橋也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

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

思之臺於湖師古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來歸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闕鄉之東基趾

猶存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嗣

子尚焉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后史良娣葬長安城

南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蘇林曰皇苑名也

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并葬湖師古曰今太子冢北有二冢相次則二皇

也孫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

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

號諡歲時祠其議諡○宋祁曰楊本云多置園邑有司歲時祠其議諡六字

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

本生之父母也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

禮不踰閑師古曰閑猶限也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

位在湖文穎曰位冢位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

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如淳曰親謂父也謚法曰謚者行之迹

也愚以為親謚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

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

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

闕鄉邪里聚為戾園孟康曰闕古闕字從門中旻建安中正作闕師古曰旻舉目使人也

旻音許密反闕字本從旻其後轉訛誤遂作門中受耳而郭璞迺音汝授反蓋失理遠耳長安白亭

東為戾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皆改葬焉後八歲有司

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

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

家以為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

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閔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

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

大夫湯師古曰張湯廟立子閔為齊王師古曰於曰嗚呼小

子閔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

社以立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師古曰言考于古封

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其朕之詔師古曰共讀

我惟命不于常師古曰言皇天無親惟德人之好德克

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

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之者圖謀也俾使也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師古

盡爾心信執中和之厥有愆不臧廼凶于乃國而害于

爾躬師古曰臧善也乃汝也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師古曰保安也又閔母王夫人有寵閔尤愛幸立八年

薨無子國除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土建爾國家封

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

眚服虔曰薰鬻堯時匈奴號也孟康曰眚音萌師古曰

言貪暴而無仁義也眚朕命將率徂征厥罪師古曰徂萬

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也

千降旗奔師如淳曰昆邪王偃薰鬻徒域張晏曰匈奴

誤其旗鼓而來降也薰鬻徒域張晏曰匈奴

世曰匈奴 北州以安 孟康曰古綏字也臣瓚曰安安也徒漢北

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 服虔曰棐薄也師古曰棐古匪字也匪非也 毋迺

廢備 師古曰禦邊之備不可廢 非教士不得從徵 張晏曰士不素王習不得應召

其戒之且壯大就國為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

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

薨且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

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惡且後

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

璽書且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 張晏曰文少則封小 京師疑有

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 師古曰以問之往也

禮儀為名玉孺見執金吾廣意 師古曰問帝崩所病

曰因何病而崩 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宮 師古曰祚讀與

作 宮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

時不出臨 師古曰臨音力禁反 歸以報玉玉曰上棄羣臣無語言

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

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

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 師古曰洋溢盛多也洋音羊 遠方執寶

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師古曰斥開也 封泰山禪梁父巡狩

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 師古曰休美也 請立廟郡

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十萬益

封萬三千戶且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

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

詔得職吏事脩武備備非常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為詐言受詔得

知職事發兵為備也長於是為且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

師古曰休美也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師古曰

日飭讀與勅同飭整也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

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師古曰自周以來即為燕國言以久遠

上自召公下及昭襄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于六國時燕之二王也召讀曰邵

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

聞焉其者寡人之不及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意亦子大夫之思

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矯邪防非章聞揚

和師古曰矯正也章表也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

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

郎中成軫謂且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

也師古曰失職謂當為漢嗣而不被用也索求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

臂隨大王且曰前高后時偽立子弘為皇帝諸侯交手

事之八年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

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

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

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

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

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歛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

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啟師古曰啟與驅同郎中侍從者著貂

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翠羽飾冠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為冠之羽也附蟬為金蟬以附冠前也

凡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王僭為之皆號侍中旦從相

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

期日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

五人會餅侯劉成知澤等謀師古曰餅侯菑川靖王子也餅音步丁反告之

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

治連引燕王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久

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張晏曰食邑鄂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為蓋侯妻是也非王信

信者武帝之舅耳不取鄂邑主為妻當是信子頃侯充耳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

光爭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與燕交通旦遣孫縱之

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賂遺蓋主

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

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師古曰下音胡稼反旦聞

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輕弱骨肉宋祁曰浙本輕字上有然字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

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近狎作亂

內外俱發師古曰狎習也近習之謂趙高也趙氏無炊火焉韋昭曰趙秦之別氏

師古曰無炊火言絕祀也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

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師古曰規畫也是以支葉扶疏異

姓不得閒也師古曰閒音工覓反今陛下承明繼成師古曰承聖明之後繼已

成之業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師古曰與謂黨與也膚

受之愬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師古曰究

竟也言不終竟於下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

年不降還直為典屬國師古曰直音但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

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又將軍都郎羽林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師古曰

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挈令諸當試者不會道上

移蹕如淳曰猶傳也太官先置師古曰王旦上書又云上日朕知此

書詐也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旦自上疏此下又云帝覺有詐遂親信光參錯不同疑

此傳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

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

其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

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

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

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

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

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正謹不

可止師古曰人衆既多故謹謹也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

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

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天水人也字稚叔今右將軍物故師古

日謂死也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

虹下屬宮中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飲井水井水泉竭宋祁曰越本

無泉字廁中豕羣出壞大官竈師古曰廁養豕園也園音胡困反烏鵲鬪

死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正門也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

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下

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台水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鴈門

師古曰葭音家台音怡王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兵圍城期

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

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柰何會

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

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聞

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

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解在司馬遷傳置酒萬載

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

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臣瓚曰術

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此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

紛兮寘渠孟康曰寘音羣髮歷羣挂岸也臣瓚曰寘骨塞溝渠師古曰瓚說也寘音徒干反

籍籍兮亡居師古曰籍籍從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

同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師古曰置酒之宮池沼所在其間有渠故即其所見以為

歌辭也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

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為事當

族師古曰曹輩也欲自殺左右曰黨得削國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幸不死

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

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

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

劔推鋒師古曰樊酈等商曹參灌嬰等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鋤海內

師古曰菑古災字當此之時頭如蓬葆頭久不理如蓬草羽葆也師古曰草叢生日葆

音保○宋祁曰浙本注文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

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

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師古

曰言若四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

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

復奉齊耐見高祖之廟乎師古曰古人謂先人旦得書以符璽屬

醫工長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官之主醫者也屬音之欲反謝相二千石奉事

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

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謚曰刺王旦立三

十八年而誅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為新

昌侯賢為安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為廣陽頃王二十

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

薨○宋祁曰二十年浙本作二十九年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為家

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

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劉攽曰多一世字古人有言曰大江

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李奇曰保持也三代要服

不及以正師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正政也要音一遙反烏呼悉爾心祇祇

兢兢迺惠迺順師古曰言當慈惠於下忠順於上也毋桐好逸

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脫之貌也惟

法惟則師古曰言當依法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無

有作威作福也靡有後羞王其戒之師古曰言宜戒慎勿令後有羞辱之事也胥壯

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空手搏熊羆猛獸動

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

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千萬黃金二千斤安

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為列

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始昭帝時

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師古曰覬音冀而楚地巫鬼師古曰言

其土俗尊尚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師古曰女須者巫之

名也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師古曰見女須云武帝神下故伏而

聽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師古曰

楚地之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

巫山也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師古曰

寢信女須等師古曰寢古浸字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

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

為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師古曰餽後延

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

斤它器物甚眾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

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

廣陵與胥姬左脩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

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張晏曰射水之奏可胥復使巫祝

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上赤葉白如素池

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

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

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

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師古曰就問也○宋祁曰胥

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師古曰事久遠請歸思念具

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

胡生等夜飲師古曰董訾胡生皆女名○使所幸八子

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八子姬妾

無官秩者也師古曰人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

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貴其安豫無有終極而奉天期兮不得

須臾張晏曰奉天子期千里馬兮駐待路張晏曰二卿

命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師古曰言人生

勞心懷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無悰為樂亟韋昭曰悰

悲戚反亟數亦疾也謂不久也言人生以何為樂但以

許吏反亟蒿里召兮郭門闕師古曰蒿死不得取代庸

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徃役左右悉更涕

泣奏酒師古曰更互也奏至雞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

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

厚也即以綬自絞死父八子郭昭君等三人皆自殺宋

祁曰姚本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人賜諡曰厲王

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是

為孝王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師古曰共三年薨子哀

王護嗣十六年薨無子絕後六年成帝後立孝王子守

姚本是為靖王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莽時

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以廣陵王胥少子立九年

薨子頃王章嗣三十三年薨子懷王寬嗣十一年薨子

慎嗣王莽時絕師古曰太更行大驚亂事少秋樂如

昌邑哀王髡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

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師古曰令璽書

曰制詔昌邑王師古曰太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師古

日史宗正德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中郎將利漢師古曰

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

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

望於道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

濟陽求長鳴雞師古曰鳴道買積竹杖文頴曰合過弘

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至湖

師古曰使者以讓相安樂張晏曰使者長安使安樂告

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大善以毀行

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以前洒大王師古

澣也洒濯也前音子即粹善屬衛士長行法師古曰粹

顛反洒音先禮反士長主衛之官粹音材兀反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

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

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嗑痛不能

哭師古曰嗑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

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文頴

哭帳也師古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

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師古曰王曰諾到

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

大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宋祁曰浙本後作復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以問郎中令遂遂為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印天歎曰不祥何為數來師古曰印讀曰仰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也師古曰浹音子牒反王之所行中詩一

篇何等也師古曰言王所謂當於何詩之文也中音竹仲反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師古曰汙濁也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汗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祇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師古曰版瓦大瓦也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蘇林曰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營營青蠅至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師古曰已解於上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師古曰惡即矢也越王句踐為吳王嘗惡亦其義也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師古曰如若也不信恐謂不能疏遠也

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師古曰詭猶反皆放逐之臣當

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

會孫是為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

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

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師古曰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敞於是條奏賀

居處著其廢亡之效師古曰著明也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

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

開小門廉吏一人為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師古曰每旦一內之

它不得出入師古曰食物之外皆不得妄有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

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迺宮清中備盜賊李奇曰迺遮也鄧展曰令

其宮中清靖不得妄有異人也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師古曰以王家錢顧人為卒也

日行音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

七為人青黑色小日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

行步不便師古曰痿風痺疾也音人佳反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蘇林曰治

獄法冠也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曰武冠也或曰趙惠文王所服故曰惠文晉灼曰柱後惠文法冠也但

言惠文侍中冠孟說是也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簪筆插筆於首也牘木簡也

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

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

無梟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

師古曰賀之子女名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

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師古曰羅紉其前為故

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

此人不在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妻十六人子

三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

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

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

以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為師古曰於法不當然請罷歸故王

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

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天資喜由亂

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師古曰喜好也由從也喜音許吏反後丞相御史以

臣敞書聞奏可皆以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

迺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師古

曰析分也殊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師古

曰海昏豫章之縣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

至仁復封為列侯賀器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

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師古曰柯

者刺史之名也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

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

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曰且然

師古曰謂亦將如此非所宜言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

後薨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曰廖太守名也有鼻在零

陵今鼻亭是也廖音聊死不為置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

師古曰謂一國之始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子克國師古曰上謂由

上其名於有司克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陛

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以加也宜以禮絕賀以

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以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帝

即位復封賀子代宗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侯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惟一江克之辜亦有天

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

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劉奉世

日按武紀建元六年長星見更元光至元朔元年春戾太子始生贊殊為乖誤自是之後師行

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

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僵偃也音居羊反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

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

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

頭盧相屬於道師古曰盧頷骨也屬連也音之欲反不一日而無兵由是

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宋祁曰一本無下秦字

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師古曰蕭牆謂屏也解在五故曰

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眾仲曰州吁其成

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言兵不可妄動久而不戢則自焚燒戢斂也信矣是以倉頡

作書止戈為武

師古曰武字從止從戈所謂會意

聖人以武禁暴整亂

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

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也

師古曰易上繫辭也

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寃千秋

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過亂原

師古曰過止也音一曷反

因衰激極道迎善氣

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福善之氣也道讀曰導

傳得天

人之祐助云

師古曰傳引也

前漢書卷六十三

前漢書卷六十三考證

戾太子傳上為立博望苑○三輔黃圖曰苑在長安杜

門外五里

具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注中廐皇后車馬所在也

○胡三省曰廐者天子之內廐也秦二世時公子高

曰中廐之寶馬得賜之非專主皇后車馬也

有司奏請禮為人後云云○

臣名南

按韋元成傳此議

本始元年丞相蔡義等所奏也後八歲有司復言禮

父為士云云元康元年丞相魏相等所奏也

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顧炎武曰此文云爾下云後

八歲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

燕刺王旦傳三十有二帥臣名南按事見霍去病傳

上嘉去病之功曰渾邪王及厥衆萌咸奔於率降異

國之王三十二

大獵文安縣○顧炎武曰上文言武帝時旦坐削良鄉

具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削不屬燕又云昭帝立褒

賜燕王益封萬三千戶然則文安之仍屬於燕必在

吳益封之後也史文之互見者可以參考得之

廣陵厲王胥傳孝武帝下我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

言孝武帝降憑其身而言也

昌邑王賀傳徵王乘七乘傳○胡三省曰文帝之入立也乘六乘傳今乘七乘傳

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通鑑考異曰傳云無頭五行志云無尾且云不得置後之象傳誤也

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臣名南按此嚴延

年卽公卿表地節三年所書之執金吾延年與酷吏傳嚴延年字次卿者不同

八
辨銀錢半字六銀者不同

半字及銀未通幣三半兩書之其金書或半與兩更
引辨姑以辨金書與銀半字通之也
志云無試且之亦皆通之也

嘗見白大高二只無通○通
也乘六乘者今乘十乘也

昌昌王寶通鑄王乘十乘者○通三省曰文部之入立

前漢書卷六十三考證



